



莫罗米特一家

瑪林·普利达著

莫·罗米特一家

[罗马尼亚] 瑪林·普利达著

主 万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Marin Preda
MOROMETII

据 N. Misu 英译本 "The Morometes"
(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,
Bucharest, 1957) 译。插图系 F. Perahim 所作。

莫罗米特一家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454 字数 378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17 插页 16

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3000册

定价 (3) 1.75元



he *San-Preda*

第一 部



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，多瑙河平原上农民们的日子似乎一直过得很不错，生活安安逸逸地过下去，并没太多的灾难。

那会儿正当初夏。

莫罗米特家全家比平时早一点便从地里回来了。他们还没到家门口，最大的孩子巴拉斯契夫便跳下大车，揪下别人去卸马，卸农具。随后他把一件旧大衣摊在廊台^①上，倒身躺下，伤心地呻吟起来。第二个儿子尼勒也跟他一样。他走进屋子，倒到一张床上，呻吟得比哥哥还响，仿佛人不舒服似的。第三个儿子阿契姆溜进马房，躲到一个马槽里，使人没法找到他。两个闺女蒂姐和伊琳卡奔到河滨洗澡去了。

莫罗米特老大爷一个人留在院子里，把大车拖到菜园门旁那两棵橡胶树的浓密的树荫下，然后嘴里衔着一支烟卷儿，也走开了。显然，照料一切，招呼着把那天余下的一切安排妥贴，似乎是他们母亲的工作了。

莫罗米特坐在木板桥桥栏上，眺望着大道那边。他静坐在那儿，悠闲无事，并没专盯着什么，不过从他的神色上你可以看出，要是有人跑来，他倒也不会不乐意……可是那会儿，农民们

① 罗马尼亚的农舍沿墙四面都造有一种高台，有的还有一道雕砌精美的栏杆围篱，上边盖了屋顶，就象一条走廊。——英译本注。

正在他們的屋子四周忙亂；那可不是到大道上來踴躍的時候。他手里那支香烟的一縷青烟悠悠蕩蕩地朝上飄颻。

“你好嗎，莫羅米特？嗨，你地已經鋤好了嗎？”

呃，到底有個人跑來了。莫羅米特抬起頭來，瞧見住在他屋子後邊的那個鄰居正朝木板橋走來。他只瞥了他一眼，仿佛沒這回事似的；顯然，他並不指望來這樣一個人……“你和你那該死的一家子都該見鬼去，你這獨眼龍！”莫羅米特暗自嘀咕了一句，然後很客氣地回答道：

“唉，我已經鋤好啦……你怎樣，柏洛蘇，還有什麼沒做完的事嗎？”

“我也鋤好了。帕門土列這邊還有一小片地，楚古爾蘭的親戚們給我鋤好啦。呃，莫羅米特，你打定主意沒有？你可以把那邊那棵橡膠樹賣給我嗎？”

噢，這就是這位鄰居特地跑來的緣故。

莫羅米特瞪眼望着他。他很明白這位鄰居特地跑來的緣故，所以他並沒回答他的話。“不錯，咱們以前談過，說要賣一棵橡膠樹給你，我也許樂意賣，也許不樂意賣……又忙些個什麼呢？”他似乎對他的鄰居這麼說。

“唔，你的維克忒……他不再一塊兒鋤地了嗎，柏洛蘇？還是因為他做了行商，所以不適合再做這種事了呢？”莫羅米特問。“是不是……我們可以認為他太忙了……”他補上一句。

他的鄰居有點兒懷疑，認為這些話並不是真個象他說話的腔調那樣單純，可是他也聽過去了。

“唉，告訴我你干嗎不打算讓給我啦，莫羅米特？我當然準備付錢給你……”

莫羅米特凝望着天空，沒有答話。

“你听着，今天晚上准得下雨。要是下雨，那我的小麦就可以好好堆成一座山啦，图陀尔！”

噢，这就是他为什么用不着把橡胶树卖给他的缘故罗！有好一会儿，柏洛苏一句话也没说；接着，他假装要谈一件别的事，说道：

“我今天中午遇见阿尔貝的。他说，明天早晨他就要上村里四处来收税啦。”

莫罗米特没有答话。

“他说他接到一个指示，或者不如说是一道命令，真可恶；说凡是欠土地税的人，明早要是再不缴清，那么有一部分家产就得给没收掉。”

莫罗米特突然显得很忧郁。他本来想答上一句，可是突然从桥栏上站起来，朝大门那边奔去；原来有匹马从马房里溜出来，已经快跑到外边大道上了。

“喂！快回去，你这傻子，你打算上哪儿去？”这个农民喊着，一边抢到那牲口前边把门关上。

但是那匹马并不害怕；它把嘴紧抵到围墙上，用鼻孔呼哧呼哧地吸气，接着仿佛表示轻蔑似的，回过头去，身子在围墙上直磨蹭。

“喂！你听见吗，你这聋子？真混蛋！”莫罗米特生气地大声喊着说。

马不磨蹭了，踉跄着朝屋子的廊台那兒踱去，正走到巴拉斯契夫休息的地方。莫罗米特跟在它后边，可是马并没理睬他。它在廊台旁边站住，把脖子朝栏干伸去，慢慢地舐着一块盐。巴拉斯契夫气愤愤地醒了过来，用尽全力对着马肚上踢了一脚。

那會兒，母親來到了房門口，臉紅紅的，顯得很疲倦，汗水象污黑的小溪流似的從她的面頰和頸子上往下直淌。

“伊里，姑娘們全上哪兒去啦？我獨個兒在這兒能做什麼？天正黑下來了，你打算吃什麼呢？”

“咱們吃的是龍蝦，媽媽，你是為這個抱怨嗎？”莫羅米特回答，一面把馬拖到馬房里去。

那個女人沒精打采地揩了揩前額，把堵住嗓子眼兒的氣咽了下來；走進門廊，便不見了。

“尼古拉依，你在哪兒，孩子？”莫羅米特朝着菜園喊叫。

“我在这兒！”一個人聲不知從哪兒傳來。

“你在那兒幹什麼？上這兒來幫幫你媽！他原來跑到菜園里休息去啦，可憐的小子，直到這會兒，他一直都在拚命地幹。快點兒，你聽見嗎？”

一個大約十二歲的小男孩從菜園門那兒走了進來。他光着頭，襯衫破破爛爛地搭拉着，赤腳上邊滿是傷痕，還帶有一些凝結的血和斑斑點點的泥土。

“快上你媽那兒去，瞧瞧她有什麼事要叫你做！”莫羅米特說下去，一面慢吞吞地朝菜園走去。

那位鄰居本來一直在大門旁邊等着這個人回去，這時候有點兒惱怒地高聲喊道：

“莫羅米特，你上哪兒去，喂？”

“待會兒，我馬上就回來，”莫羅米特嘖嘖咕咕地說。“嗨，快跑到你媽那兒去；你干嗎老瞪眼望着我？”他用另外一種腔調對那孩子說，因為那孩子還默不作聲地待在菜園門附近。

“可是伊琳卡怎麼了？她干嗎不去呢？”那孩子沒望着他父親，結結巴巴地說。

“哼，好，尼古拉依！等我給你嘴巴的時候，你就知道她干嗎不去啦！”這個農民吓唬着說，說完便走到干草堆後邊不見了。

2

那孩子終於從大門那兒走開，走進門廊里去了。那個女人正在爐灶旁邊，很費勁兒地忙着，她一手用力攪和着玉米糕^①，一手用平鍋煎着大葱。爐灶附近，緊嵌在兩塊磚頭當中，是一口大鍋，裡面盛着一些淡綠色的東西，滾得都快溢出來了。女人把盛滿玉米糕的大鍋端了下來，用一隻腳竭力支着，一面使勁兒地攪和着。

“你把羊趕回家來了嗎，孩子？快去抓住比西西卡……我一會兒也來，我來擠奶……我這就得把玉米糕倒出來……姑娘們到底到那兒去啦……？”

那孩子望着他母親，慢慢地回過身去，一句話也沒說。他走進院子，把羊趕到一塊兒，領到它們的圈里去。有幾隻羊跳上了廊台，正在舐那塊鹽。

“呵噓！讓狗把你們的心肝給吃掉才好哩！”他罵着，揪住那幾隻羊的脖子，把它們從廊台上扔了下去。

他把羊圈的門关上，待在羊群當中，一句話也不說。羊圈很小，那二十四五隻羊簡直沒有什麼空地可以走動。有一隻羊站在那孩子的身旁，用小蹄子扒了扒土，慢慢地伏下身去，嘆了一口氣。它是一隻馴良的老母羊，一向跟在羊群後邊奔跑。

① 類似玉米糊，冷凝後呈糕狀，是羅馬尼亞農民的主要食品。——譯者注。

“你逮住它了嗎，孩子？來，快點兒，要不玉米糕就要涼啦！”

孩子漫不經心地回過臉去面對着他的母親，母親提着一大桶水，已經走進了羊圈。孩子一動沒動。

“嗨，尼古拉依！……尼古拉依！你腦袋上想挨揍嗎？比西西卡在哪兒？來，咱們來逮住它，你老張着嘴、瞪着眼呆看些什麼？”女人用沒精打采的、相當冷淡的聲音說，彷彿在朝圍牆說話似的。

“比西西卡這個壞傢伙真該死！”尼古拉依嘟囔說，一面擠擠撞撞地走到一只有角的黑母羊面前。那只母羊蹲在一個角落裏，一動不動地等着，彷彿在細聽人家說它的話似的。

孩子撲到它前邊去，一把抓住了它的腿。那只母羊原先一動沒動，可是當它覺得腿給人抓住的時候，它猛地掙脫開來，把那孩子摔趴到了地上。

“你好大胆，我要活活地剝掉你的皮！”他喊叫着，一面非常敏捷地一下跳起來，又朝那只母羊撲過去。這一次它並沒有逃脫他的手。母羊三只腿跳着，長聲嘶叫起來。女人提着水桶走上前去，抓住母羊的另一只腿，把它拖到桶前邊，開始擠奶。尼古拉依抓住它的角，在它鼻子上恨恨地打了几下。母羊用鼻子沉重地呼吸着，渾身上下直哆嗦。

“狼咬破你的喉嚨才好哩。媽的，我哪天總得把你給勒死！……”

“呃，讓這只母羊去吧。別這樣打它……”

它是一只脾氣乖張的母羊，把這孩子折磨了已經整兩年啦。它喜歡走在羊群的前邊，領着整群的羊兒飛快地奔跑，並且在抵達牧場之前，從來不肯停下。尼古拉依因此不能不跟在它們後邊追趕，毫沒用處地朝領頭的母羊扔一些大泥塊。等它們到了

收割完毕的田地上后，那孩子经过这场拚命的奔跑，总精疲力尽地扑倒下来，哇哇地哭上好半晌。有时候，别的孩子帮他一起逮住那只羊，狠狠给它一顿毒打。母羊被打之后总停上一会儿，让另外一只羊领着羊群，可是最后，它总又担负起了它的任务。有时候，尼古拉依气得发疯，赶到飞奔的羊群前边，把它们跟领头的母羊分开，然后用一根棒子把它赶进玉米田去，还拿些大石子扔它，直到自己精疲力尽为止。母羊总从一处地方跳到另一处，突然飞奔，兀地站住，在他的打击下浑身颤抖，不住地哀号。那天，它总不在前边跑，可是第二天，却在前面跑得更厉害。尼古拉依从它还是一只小羊的时候就记住它了。

一年冬天，“鲍鲍蒂萨”^①的时候，神父带着水盆跑来，走进羊圈用圣水洒羊。比西西卡——这是阿契姆教它象公羊那样触人的时候，给它取的名字——从羊群里走出来，昂起头朝着神父。等神父画完十字，挥动那束香菜的时候，母羊认为冲触的时机已经到了，于是朝着神父的袈裟冲去，用它的小角戳他的腿。

“准备好，没你的事啦，”女人轻轻拍了拍母羊的背说，母羊在挤奶的时候一直象树叶似的直哆嗦。“放开它，尼古拉依！”

孩子松开了羊角，同时对准它的颈子踢了一下；接着，他逮住了另一只母羊，那只母羊一觉察到女人的手伸到了它的乳房下边，用不着人赶，立刻蹲到了水桶上边，很安静地嚼着反芻的食物。

“瞧，这一只就很安静！”尼古拉依嘀咕说，仿佛有人说过，所有的母羊都象比西西卡似的。“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，妈，不过

① 1月6日，纪念救世主洗礼的节日。——英译本注。

我可真讨厌这些事啦……我……它們这一大群坏家伙真该死，”他用伤心的声音說下去，“……我再不領羊出去吃草啦……大伙兒都把羊交給放羊的，只有爸爸覺得他叫我去放羊比別人聰明……您干嗎不叫他把羊也交給放羊的呢？我有两个月都沒去上学啦。他們管保會給我不及格的……”

“准备好，”女人說，“換一只……赶快，要不玉米糕要涼啦。”

尼古拉依捉住另外一只母羊，它可一点兒也不馴良。

他存心报复似的揪住它的鼻子，咬着牙捏了捏它的鼻梁。

“停下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！你也在学比西西卡的样子，他媽的！”他恶狠狠地嘟囔說。随后，他用另一种声調說：“我在說一件事，您偏装作沒听见！您听不見嗎，他們管保會給我不及格的？”

“他們要是給你不及格，我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就算你每天去上学，他們就不会給你不及格了嗎！”女人回答說，她的思想早飄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。

“唉，他們不会給我不及格的，”孩子悶悶不乐地說。“我得跟您講多少遍？”

“講多少遍什么？”女人用同样恍惚的声音問，听起来仿佛她正給些別的煩心的事攪扰着似的。“換一只，”她重复了一遍。“我瞧得出，今兒你沒讓它們吃多久草……这一只就沒能挤出几滴来！”

“您沒听见我說的話嗎，媽？”尼古拉依甚至更伤心地喊着。

“我听着呢，孩子，我听着呢！你說下去吧，告訴我！”那个女人比先前多少热忱点兒地回答。

“嗨，我不是已經告訴过您了嗎？‘莫罗米特，你別因为你沒

弄到書，去年秋天又沒來上課，心里感到很着急。只要你來參加大考，我總想法讓你升級的。你好好去準備大考吧，因為我並沒有給你批什麼分數。’……”

“唔，那麼就去參加大考得啦，”女人說，她的心又飛開了。

“媽，我什麼也沒學，怎麼能去呢？”他非常孩子氣地喊着。

“那麼就去學吧！”女人沒精打采地回答。

“我怎麼學呢？”尼古拉依甚至更惱怒地喊着。

斜陽正緩緩地把橡膠樹籠罩起來。那孩子稚氣的聲音在寧靜的斜陽里尖叫着。

“羊吃草的時候，你干嗎不帶本書去瞧瞧？我對這有什麼辦法呢？”女人回答說，她的嗓音里微顯出一絲兒興趣。

“什麼書，媽，什麼書？爸爸連普通的讀本都不肯給我買。要是沒有人給我，我打哪兒去弄到書呢？要是他肯讓我去上學，那已經挺不錯啦……”

女人沒有答話，繼續擠那只母羊的奶。

“還有沒擠過的嗎？”她逮住另外一只母羊，問。“來，逮住它，別讓它把奶碰翻啦，”她用兩膝夾緊水桶，補上一句。

尼古拉依用一只胳膊牢牢地夾住那只母羊的脖子，把另一只手搭在那個女人的肩上。

“媽，您肯跟爸爸說說吧……”他請求着，但是他話沒說完，就大聲尖叫起來。母羊動了一下，它的尖銳的小蹄子踩到了他腳上的一個水泡上。

尼古拉依忽然痛哭起來，象一塊濕布似的癱了下去。

“怎麼回事，羊踩了你的腳嗎？”那個女人淡漠地問。“你干嗎不留神呢？把母羊抓緊，免得它把奶碰翻啦！”

孩子聽見母親冷漠的嗓音，更傷心地哭泣起來。他痛得直

翻騰，用小拳头不住地捶打着多少代羊的糞都被踐踏進去的那片泥土。女人逮住了另外一只母羊，开始独自去擠奶，嘴里一句話也沒說。尼古拉依愈哭愈厉害，翻來復去，不停地咬着牙齒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停止翻騰，坐起身來，把胳膊肘兒放在膝蓋上。显而易見的，他腳早已不痛了，但是他却繼續跪在地上哭喊，彷彿在唱一支悲涼的挽歌：

“啊啞……啊啞……”

“你們那兒怎麼回事？”從大道上傳來莫羅米特的聲音。“羊又踢了你嗎？快住嘴，別亂嚷嚷，它又沒把你的肚腸踹出來。”

女人擠好羊奶，離開了羊圈。她在院子當中站住，說話的聲音使尼古拉依停止了哭泣。

“你這麼喜歡扯東拉西的說廢話，真該死，伊里！你整天老絮絮叨叨，什麼事不做，光抽煙；我心里都急得跟火燒似的。要是別人沒事做，整天老說廢話……這孩子在這兒哭哭啼啼說個不停，他倒去跟鄰居閑聊，抽一支煙又一支煙。你打山上下來，就象頭牛似的躺下休息……讓我一個人來填飽一個個粗坯的肚子。”

巴拉斯契夫抬起臉來，憎恨地瞪眼望着那個女人。這種憎恨從他母親去世以後，就在他的心里滋長起來。莫羅米特離開大道，走到大門口，默默地踱進了院子。

“嗨，怎麼回事，你這瘋婆子？你指望我怎麼樣？如果他是個大傻瓜，讓羊踹了他的腳……”

“沒有誰閑着，大伙兒都忙着做事，卡特琳娜，”圖陀爾·柏洛蘇從大道上這麼說。

女人沒睬他們倆，走進門廊去了。

“莫羅米特，”圖陀爾·柏洛蘇又說，“你等一會兒好嗎，喂，

我把錢交給你！”

莫罗米特相当含糊地摆了摆手。

3

莫罗米特的两个女兒到了河边，就洗起澡来。河水并不太暖，不过她們整天沒想到别的，只想到河水，因为阳光一直那么熾热。

“咱們怎么办呢，妹妹？”大的一个，蒂姐，踏进水去，打了个寒战，牙齿得得顫抖地說。“水簡直冰凉。”

“向前走下去，水怎么会冰凉呢？只不过刚下去时觉得这样，”另外一个女孩很勇敢地踏下水去，回答說。可是她刚一触到寒冷刺骨的河水，顿时尖叫着往后缩。

蒂姐弯下身去，出其不意地泼了她一身水。小的那个女孩尖声高叫起来，冷得渾身打战，跟着她也突然弯下身去，泼了她姐姐一身的水。她們玩了一会兒后，蒂姐才停住，喊道：

“好，别再泼水啦！来，給我擦擦背，咱們得回家去啦！”

姐妹俩互相洗擦了一下，大的一个还不时四下张望，生怕有人瞧見她們。有一次，她甚至跳出水去，朝岸上飞跑。她們洗澡的那一段河面是在村庄后边，相当隱蔽；誰都不知道为了什么，竟然管它叫作“磨坊谷”。一大片丛林在溪谷附近延展出去，溪谷实际上是一道河床，小河的水那会兒沿着村边流去，已經不再經過那兒了。这块地是一个名叫瓦西里·鮑卓吉勒的人的。在姑娘們洗澡的那条小河附近，旧河床远远迂迴出去的地方，她們听見有人在水里唏哩嘩啦地越走越近。